

# 从形而上学实体到语言分析：赖尔对身心二元论的哲学重估

赵东阁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2日

## 摘要

在众多哲学问题中，身心关系问题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将心灵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将心灵理解为某种实体的观念在日常常识层面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笛卡尔在近代哲学中对这一观念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思想，而赖尔则将这一立场称为“官方教义”。笛卡尔主张身体与心灵是两种彼此区分的实体，尽管二者在本体论上相互独立，但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是协同运作，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赖尔则认为，笛卡尔以心灵与身体为两个独立实体为前提所作的解释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在他看来，笛卡尔试图以同一种方式理解两个本属不同范畴的概念。赖尔指出，将两个逻辑类别不同的概念误置于同一范畴，是一种严重的理论错误，他称之为“范畴错误”。

## 关键词

身心问题，笛卡尔二元论，赖尔，官方教义，范畴错误，心灵哲学

# From Metaphysical Substance to Linguistic Analysis: Ryle's Philosophical Reassessment of Mind-Body Dualism

Dongge Zhao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problems in philosophy, the mind-body problem occupies a position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a long time, philosophers, psychologists, and thinkers have tended to regard the mind as an independently existing substance, and the idea of understanding the mind as a kind of substance has also exerted a broad influence at the level of common sense. In modern philosophy, Descartes systematized and theorized this conception, thereby further solidifying this line of thought, while Ryle referred to this position as the “official doctrine.” Descartes maintains that body and mind are two distinct substances; although they are ontological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y cooperate in the actual life of human beings and stand in a relation of interaction. Ryle, by contrast, argues that Descartes’ explanation, premised on the mind and the body as two independent substances, is logically untenable. In Ryle’s view, Descartes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wo concep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the same way. Ryle points out that misplacing two concepts of different logical types into the same category constitutes a serious theoretical error, which he terms a “category mistake.”

## Keywords

Mind-Body Problem, Cartesian Dualism, Ryle, Official Doctrine, Category Mistake, Philosophy of Min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问题的提出：身心关系在哲学史中的地位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探讨心灵与身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本体论关系、因果关系以及认识论关系的问题始终占据核心地位。不仅涉及人类自我理解的根本方式，而且直接关联到意识、自由意志、道德责任等诸多重大议题。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论，再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灵魂实体性的讨论，身心关系问题始终贯穿于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到了近代哲学，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系统化表达。笛卡尔通过其方法论怀疑与“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将思维确立为不可怀疑的第一确定性[1]。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实体：具有延展性的物质实体与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这一理论构造不仅为近代主体哲学奠定了基础，也将身心关系问题以鲜明的二元对立形式推至哲学讨论的中心。

在笛卡尔之后，围绕实体二元论展开了持续数百年的争论。问题的核心在于，若心灵与身体在本体上截然不同，那么二者如何能够发生因果交互？一个无延展的精神实体如何影响具有空间位置的物质实体？这一所谓的交互问题成为对笛卡尔体系最严峻的挑战。由此能够看出，身心问题并非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理论争议点，它牵涉到整个形而上学框架以及认识论结构的基础层面，本质上是理解“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命题的关键所在。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哲学方法发生了重要转向，分析哲学逐渐兴起，哲学家们逐渐将研究重心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实体问题转向语言、逻辑与概念分析。在这一前提下，心灵哲学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分支逐步形成。该领域不再单纯讨论心灵的本体论地位，而是通过语言分析、逻辑澄清与概念辨析来处理与意识、意向性、心理状态等相关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哲学转型的背景下，英国哲学家赖尔对笛卡尔式二元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批判。赖尔认为传统身心二元论的问题并非源自经验事实的错误，而是源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实体，而在于我们误解了心理概念的逻辑地位。在其代表作《心的概念》中，赖尔

将笛卡尔的立场称为“官方教义”，并讽刺性地将其概括为“机器中的幽灵”[2]。这一隐喻揭示了二元论的核心图景，身体被理解为按照机械法则运行的物质机器，而心灵则被设想为栖居其中的神秘幽灵。赖尔认为，这种图景并非单纯的理论假设，而是一种深层的“范畴错误”，即人们将属于不同逻辑类别的概念错误地归入同一类型，从而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实体对立。

## 2. 笛卡尔的“官方教义”：实体二元论的理论结构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立场建立在实体概念之上。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他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将一切可疑之物加以排除，最终发现唯一不可怀疑的真理，即“我思故我在”，在这一命题中，思维成为主体存在的本质规定。在此基础上，笛卡尔区分出两种本体上根本不同的实体：思维实体(其本质属性为思维)和广延实体(其本质属性为广延)。广延意味着占据空间、具有形状、大小与位置等几何性质，物质世界的全部内容皆可还原为具有空间属性的实体。相反，思维实体并不具有任何空间性质，它不可分割、不占据空间、不具有物理形状，其本质表现为意识活动，如怀疑、判断、意愿、想象、感受等[3]。

这一划分意味着心灵与身体不仅在属性上不同，而且在本体论上属于两种独立的实体类型。正如笛卡尔所主张的，只要我们能够清晰而明确地设想某物独立存在，那么它便可以在逻辑上独立存在。因此，我们能够设想思维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存在，也能够设想身体在没有思维的情况下存在，那么两者在本体上即为独立实体。

笛卡尔为其二元论提供了多层次的论证路径，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设想性论证”，其论证思路是：我能够清晰而明确地设想自己作为一个思维存在者而不包含任何身体属性，我也能够设想身体作为纯粹的广延实体而不包含思维属性。因此，心灵与身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实体。

在他看来，清晰而明确的观念保证了形而上学区分的合法性。思维的本质在于意识性与自我呈现性，而物质的本质在于空间延展性，这两种本质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重叠。因此，心灵不是身体的一种性质，身体也不是心灵的派生物，二者具有各自独立的存在方式。笛卡尔还通过“不可分割性论证”进一步强化这一立场，身体可以被分割为不同部分，而思维活动则具有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我们可以切割身体，却不能将意识分割为物理部分，所以思维实体不可能等同于广延实体。

在经验层面，我们似乎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心身互动现象，比如饿了吃饭渴了喝水，这些现象表明心理状态能够影响身体运动，身体刺激也能够引发心理经验。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笛卡尔提出了因果交互论。他认为尽管心灵与身体在本质上不同，但它们在经验世界中通过某种机制发生因果联系。他曾假设松果腺是心身交互的中心位置，感官刺激通过神经传递至松果腺，心灵则在此与身体发生联系，从而产生知觉与运动。但是这一解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毕竟松果腺本身属于物质实体的范畴，对于它究竟如何能够成为非物质心灵与外界产生交互的关键点，依旧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 3. 赖尔对“官方教义”的批判：机器中的幽灵与逻辑澄清

尽管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面临着诸多理论层面的困难，但其在思想史上依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赖尔正是将这一具有标志性的思想模式概括为“官方教义”。这一教义并非仅指笛卡尔文本中的某个具体论证，而是代表着一种在哲学传统以及日常意识里广泛存在的思想模式。在《心的概念》中，赖尔指出官方教义主张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如幼儿或智力障碍者外，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一个身体与一个心灵。身体处于空间与时间的范畴之内，受机械因果律的支配，心灵并不占据空间，也不受机械规律的制约，其活动呈现出内在且私密的特性。官方教义的核心结构能够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其一，在本体论层面作出区分，身体和心灵被认定为两种不同的实体。其二，在领域方面进行划分，身体归属于公共且可观察的物理领域，心灵则属于私人且不可观察的意识领域。其三，在因果关系上，两种实体尽管本质存在

差异，但能够产生相互作用。这在直观层面似乎符合常识，我们确实区分外在行为与内在体验，区分动作与意图。但赖尔认为这种区分被错误地解释为两种实体的对立，问题不在于我们区分不同类型的现象，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区分的逻辑地位[4]。

赖尔极具讽刺意味地把笛卡尔式二元论称作“机器中的幽灵”，这一比喻巧妙揭示出二元论的结构性假设，即心灵被构想成一种神秘、不可见且非物质的内部存在，它仿佛藏于身体内部，指挥身体做出动作、感知外界刺激并进行判断与决策。在赖尔看来，官方教义试图套用解释物理实体的方法来阐释心理概念，它假定只要身体是一个实体，那么心灵也必须是一个实体，身体的状态若为某种内部过程，心灵的状态就必然也是某种内部过程。赖尔认为这种图景是一种“神话”，其错误不在于经验层面，而是逻辑层面。换言之，我们并未发现一个错误的事实，而是对概念进行了误用。

赖尔指出官方教义所犯的是一种“范畴错误”，把本应属于某一逻辑类别的概念错误地归到了另一类别里。例如，当我们说“星期三是蓝色的”时，虽然语法上似乎成立，但在逻辑上却是荒谬的。因为“颜色”这一属性属于物理对象的范畴，而“星期三”属于时间单位的范畴，将两者混合构成了范畴错误。赖尔认为官方教义对心灵的理解正类似于上述错误，它将心灵视为与身体并列的实体，仿佛在身体之外还存在一个额外的东西。但实际上，心灵并不是额外的实体，而是一种对行为模式与能力结构的描述方式[5]。

官方教义还把人类生活分成两个平行领域，即外在可观察的身体生活以及内在私密的心理生活，赖尔将此称作“二重生活理论”。这种划分并非是对经验的正确描述，而是概念误置所导致的结果。我们虽然区分行为与意图、动作与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两个不同世界，心理概念不是描述某种隐藏的内部剧场，而是起到规范我们解释与预测行为的作用。

#### 4. 范畴错误与行为倾向理论：赖尔的重构方案

“范畴错误”并非单一例证，它构成了赖尔整个方法论的核心要义，其中范畴指的是概念在逻辑结构里所归属的类型，不同概念分属不同的逻辑范畴且遵循不同的使用规则，一旦我们错误地把一种概念当作另一范畴的成员就会制造出伪问题，而这些错误的根源都在于逻辑分类的混乱。官方教义正是将心理概念误置于物理实体的范畴之中，由于我们可以说身体存在，于是便推论心灵也存在，并进一步将这种存在理解为实体存在。然而，“存在”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逻辑地位，说身体存在意味着它是一个物理对象，说信念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隐藏在头脑中的物质物体。因此，这种错误在于将心理词汇物化，即将本属行为描述或能力归属的概念转化为实体名称[6]。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分析方法的实际操作，以“知道”与“意愿”这两个核心心理概念为例，来具体考察赖尔是如何通过澄清其日常用法来消解传统哲学难题的。传统认识论和心灵哲学通常预设，“知道”意味着心灵中发生了一个内在的心智事件。赖尔则将“知道”区分为命题性知识与技能性知识，并论证后者不可还原为前者。一个熟练棋手在下快棋时，是直接情境中做出恰当反应，而非先在头脑中默念规则再执行，把技能的流畅展现误认为一套隐秘的内在彩排，恰恰混淆了倾向性陈述与事件陈述的逻辑类型[7]。“知道如何做”的逻辑功能是将某人置于可信赖的行为倾向网络之中，不涉及报道内在幽灵式事件[8]。再来看“意愿”的案例，笛卡尔主义将身体动作视为单纯的物理运动，必须由意志这一内在力量触发才能成为行动，由此引出意志与身体如何因果交互的伪问题。赖尔指出我们并不会在每个自愿动作之前都内省到一个独立的“意愿”事件。将“意愿”实体化为内在推力，同样是一次范畴错误。当我们将某个行为描述为“自愿的”时，是在表明该行为可被归因于行为者的倾向、品格与情境理由。意志由此从隐匿的实体转化为理解和评价行为的规范性概念，传统二元论框架中意志与身体的因果互动难题在此失去了立足点。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赖尔的方法通过考察心理词汇的日常用法，揭示出传

统哲学问题往往是将语法区别误认为本体论鸿沟的产物[9]。

传统二元论将心灵视作一个隐匿于身体内部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一场私密的意识表演正在上演，思想、情感和感觉仿佛在这个内部空间中发生，而外在行为只是这些内部事件的外部表现。官方教义强调心理生活的私密性，主张心灵状态只有主体本人能够直接知晓。这两种观点看似不同，实际上都基于对心灵和心理状态的一种错误预设，将其视为独立于行为、难以被公共理解的神秘实体。

赖尔认为传统二元论所描绘的心灵剧场图景本质上是一种隐喻带来的误导。我们习惯于用空间语言来描述心理现象，例如“心里有个想法”“脑中浮现画面”等，但这些表达并不意味着真实存在一个空间性场所。把心理现象理解成在空间内发生的过程，不过是语法误导所产生的幻象。同时，官方教义强调心理生活的私密性，拒绝将心理状态视为可公共理解的内在对象，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在日常的生活实践里，我们往往可以借助他人的行为、语言以及所处情境的线索来推断他们的信念和意图。就像当我们说出“他愤怒”或者“她理解了问题”这类话语时，我们所依据的是对方的行为表现以及当时所处的情境证据，而不是直接窥探到了他们的内在世界。由此可见，心理概念并非是对隐藏实体的指称，而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实践作为解释相关现象的工具。从这个层面讲，赖尔的工作不只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更是一种语言哲学层面的批判，他试图表明许多哲学问题其实是源于语言结构造成的误导[10]。

在消解实体二元论以及批判传统错误观念之后，赖尔给出了一种替代性理解。他认为心灵不是实体，而是行为倾向的集合，这里所说的行为倾向指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某种行为的稳定能力。就像玻璃具有易碎性，不是说玻璃内部存在碎片，而是指它在受到冲击时倾向于破裂。同样，当我们说“某人有勇气”时，并不是指其体内存在某种名为勇气的精神物质，而是指在危险情境下表现出特定行为模式的倾向。心理状态的归属聚焦于对行为倾向与能力结构的刻画，其功能是给行为搭建起解释框架，而不是指称所谓的内部幽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赖尔常被贴上“逻辑行为主义者”的标签，但就其核心立场来讲，他看待心理状态时，着重将其理解为行为倾向与能力结构，同时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心理状态和外在行为划等号。在这之中，行为倾向展现为一种跨情境的稳定结构，并非仅仅局限于单次行为。例如，一个人可能从未在现实中表现出勇敢行为，但我们仍可以说他具有勇气，因为我们认为在适当情境下他会如此行动。赖尔并非否认心理状态，而是拒绝将其理解为独立实体，这种理解削弱了私人语言式的心灵观，也为后来的语言哲学与社会实践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11]。

## 5. 结论

赖尔的贡献具有深刻的意义，他的批判不局限于对某种形而上学立场的简单驳斥，而是上升到对哲学方法本身的深刻反思。赖尔借助“范畴错误”概念表明，官方教义的问题不是经验描述是否精准，而是逻辑分类是否合理。他指出将心灵理解为与身体并列的实体是语言结构误导引发的实体化倾向，并通过澄清心理词汇的逻辑地位成功动摇了“机器中的幽灵”这一图景。这一点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哲学研究从构造实体理论转向澄清概念用法。

赖尔着重指出心理概念并非隐匿于私人内部领域，而是深度融入社会实践与行为解释之中，这一鲜明立场有效削弱了心灵完全私密化的传统倾向，进而为后续语言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发展筑牢了根基。他所开启的分析路径对后来心灵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某些理论形式均可视为对其思想的延续或修正。更为重要的是，赖尔改变了对相关问题的表达方式，他摒弃了探究心灵是什么实体这类提问，转而聚焦于心灵这一概念在语言中如何被正确使用。这一思维转向充分展现出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和语言澄清来消解形而上学困惑的核心精神。

正是沿着这一转向所开辟的路径，赖尔的思想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找到了独特的回响与对话者。先看他与功能主义的关系，在赖尔那里相信天要下雨并非指内在的幽灵式事件，而是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带

伞、关窗等行为倾向于对相关命题的推理承诺。功能主义恰恰将这种倾向性的结构性模式发展为多层级的因果功能角色，心理状态仍然由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来界定，不必直接等同为外显行为。由此，赖尔的倾向性学说可视为功能角色的早期哲学表述[12]。然而这一共鸣之中也包含着深刻的断裂，赖尔始终拒绝承认任何具有因果效力的内部认知状态，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安置记忆、信念等状态在大脑与认知系统中的实时加工，导致他对第一人称体验维度无法给出有效说明，这种缺失构成了赖尔理论在当代心灵哲学中最显著的瓶颈。与此形成对照的另一种对话来自取消主义唯物论，两者同样反对实体二元论，但策略截然不同。取消唯物论主张常识心理学终将被神经科学取代并消除，赖尔则力图拯救这些心理谓词，通过揭示其真实的逻辑类型表明信念等并非内在实体的指称，而是倾向性陈述或技能归属。这种贴近日常实践的温和立场在面对取消论的激进挑战时，反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韧性。

然而，这场方法论上的转型并未从根本上终结身心问题本身，意识经验所具有的主观性、第一人称知识呈现出的特殊性以及心理因果性所发挥的解释功能仍然对任何非实体化理论构成挑战。赖尔虽成功动摇了实体二元论的逻辑根基，但未必已然将关于意识与主体性的全部哲学疑难彻底化解。部分学者指出，尽管赖尔明确否认心灵实体的存在，却依然对物理过程与心理过程加以区分。倘若心理过程并非实体，却仍被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过程来看待，这是否暗示着他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保留了某种双重结构？进一步而言，赖尔究竟是真正彻底消解了二元论，还是仅仅把实体二元论转变成了概念上的二分？这一质疑让我们意识到，想要完全消解身心之间的区分或许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在当代心灵哲学的讨论语境中，实体二元论虽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意识、意向性与主体性等问题依然持续激起学界的探讨热潮。就此而言，赖尔并未彻底终结身心问题，而是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他让哲学在规避形而上学实体过度膨胀的同时，得以重新审视心理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综上所述，笛卡尔所秉持的“官方教义”与赖尔对其展开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标示了哲学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转折。身心问题自此不再单纯聚焦于实体层面的争论，转而成为对概念、语言与解释框架进行持续反思的对象。从这一层面来看，赖尔的研究为现代心灵哲学构建起了方法论基础的关键部分，其思想遗产至今仍在相关的哲学讨论中保持着不可替代的澄清力量。

## 参考文献

- [1]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2] 赖尔. 心的概念[M]. 刘建荣,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3] 笛卡尔. 哲学原理[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 [4] 张庆熊. 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述评[J]. 教学与研究, 1981(6): 60-65.
- [5] 王路. 走进分析哲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6] 约翰·海尔.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M]. 高新民,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郁振华. 论能力之知: 为赖尔一辩[J]. 哲学研究, 2010(10): 70-78+129.
- [9] 江怡.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八卷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下)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0] 刘建荣. 赖尔心论述评[J]. 学术月刊, 1987(10): 28-31+36.
- [11] 刘小涛. “易碎”与“勇敢”——物理倾向与心理倾向的差异[J]. 哲学评论, 2019(1): 217-232.
- [12] 张庆熊, 等.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